

## 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幻觉与梦

### ( 一 )

许多人认为通过作者的努力，梦的本质之谜已经得到了解答。他们发现他们的好奇心有一天被这一类根本从未梦到的梦（被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创造出来且被描绘成故事过程中的角色）重新唤起。研究这类梦的想法好像是一种精力的浪费及一种奇怪的想法，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它又是合理的。一般地来说，梦具有意义和能被解析这一点还没有多少人相信。如果对科学家和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的梦进行解析，他们会回报以一笑。只有普通的人，他们固守地相信迷信，且就在这一点来说，他们还能坚信这种古老想法的正确性，继续坚持梦可以被解析这一想法。在严格的科学研究面前，《梦的解析》的作者敢于冒成为古老想法和迷信的同党的危险。事实上，他也不相信梦能预言未来。因为人类自从无法记起的年代起就通过这种种被禁止的途径来徒劳地揭开面纱的阻挡。但是，他还不能完全拒绝梦与未来的关系。当诠释梦的艰苦工作完成之后，梦向他揭露其自身就像梦者自己的愿望再现一样被完成；而且，谁能否认愿望一定不是面向未来呢？

我刚才说过，梦是愿望的完成。任何惧怕通过一本抽象的书来开拓道路、认为把复杂问题作为简单问题是为了减少他的困难和以诚实和真理为代价的人，都会发现我刚才提到的工作中的这

一论题的详细论据。同时，他会站在持有反对意见的一边来反对把梦等同于愿望的完成。

但是，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问题不是梦的意义是否总是能通过完成的愿望被解释这一理论的建立，或者它是不是不像其经常表现出的那样代表一种焦虑、一种意愿、一种反思等等。相反，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梦到底有没有一种意义，以及它们应不应该被称做精神行为。科学家回答说：“不”。他们把梦作为纯粹的心理过程，因此，就没有必要在其背后寻找什么意义、感觉或目的。所以他们说，在睡眠过程中，睡眠刺激物作用于心理器官，这样就带给意识一会儿是这种观念，一会儿又是另一种观念。梦只是与脑部的抽搐相比较而言的，不是与其表达活动相比较。这样就掠夺了梦的全部精神内容。

现在，在梦应不应该被保留的讨论中，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似乎站在古人和迷信的群众及《梦的解析》的作者一边。他遵循日常经验认为，在睡眠中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继续进行，并且他的目标是通过主角们的梦来描绘他们的精神状态，仅此而已。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是可贵的同盟，并且他们的证据还将受到高度地赞扬。因为，他们更容易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的哲学家还没有成为我们梦想的、天地之间存在的所有事物的主人。在他们关于大脑的知识中，因为他们所汲取材料的源泉尚未向科学敞开，所以他们远远高于我们这些平常人。如果只是因为作家所给予的支持有利于说明梦具有意义，那么，这也太缺少进取心了！批判的眼睛会反对作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特别的梦具有心理学意义这样的事实。他们满足于揭示睡眠中的大脑在兴奋时对在清醒时未被枪毙的残留活动的抽搐。

但是，即使这一严肃的思想也不能阻止我们对作家想要利用梦的有用之处产生兴趣。即使这一探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梦的性质的新东西，它也可能会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获得某些关于创造性的写作本质的细微理解。真正的梦已经被看做是非限制和非规则的结构。但是，现在我们又面对这些无束缚的梦的模仿物！在精神生活中，存在着比我们假定的那样的自由和唐突——也许甚至根本不存在。也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样，我们能把外部世界被称做机会的东西分解成规律。因此，在头脑中，我们所谓的武断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一规律现在还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模糊的假设。好了，让我们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对于这种探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深入到特殊的事例中，深入到某一作者在其作品中所创造的梦之中。另一种方法是把能找到的、不同作者的作品之中使用了梦的所有例子都放在一起，然后进行比较。第二种方法好像更富有成效，或许也是惟一合理的方法。因为，它能使我们立刻从所谓的被接受的一类“作家”的人为概念中解放出来。在考察中，这类作家分化成为具有不同价值的个体，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被我们作为人类内心世界最深入的观察者而引以为荣的作家。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致力于第一种方法的探究。正巧在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的人之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荣格）回忆起在最近引起他兴趣的小说作品中有几个梦。就如平常一样，他邀请弗洛伊德试着把《梦的解析》中的规则运用到这几个看似相似的梦上。他承认，这部小说的主要题材料及其中存在的场景无疑会在激发他的兴趣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个故事是放在庞培（Pompeii）这个框架中，涉及的是一位考古学家，他一生的兴趣都在于交换经典古董上。现在，

通过迂回的道路，他被带回到现实生活中。这虽然是条奇怪的道路，但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读者在真实地对待这些诗意的材料时，也会对各种各样和它相似的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感到惊奇。这个它就是威廉·詹森创作的故事——《格拉迪瓦》——作者自己将其描绘为一个“庞培的幻想”（Pompeian phantasy, 詹森，1903）。

现在我应该请求所有我的读者把这本小散文放在一旁，而在熟悉《格拉迪瓦》且其首次出现在书店里是在（1903年）花些时间。读者可能会熟悉我在下面的文章中所谈到的东西的。因此，出于那些已经读过《格拉迪瓦》的读者的考虑，我将概括地回忆故事的主要梗概。同时，因为以这种方式处理该书将减少该书本身的魅力，我希望读者能恢复原来的记忆。

诺伯特·汉诺德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罗马的一家文物博物馆发现了一件浮雕。他被它强烈地吸引住了，所以他非常高兴能够得到一个极好的浮雕的石膏模型。因为这样他就能把这个石膏模型挂在他在德国的大学城里的书房中，饶有兴趣地观察它。这个雕刻表现的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女孩正在迈步前行，飘拂的衣裙微微卷起，露出她穿着凉鞋的双脚，一只脚平直地放在地上，另一只脚从地上抬起，在这连贯的动作中，只有她的脚尖接触着地面，而脚心和脚后跟几乎与地面垂直（见图 1）。或许，正是这个非同寻常的、具有独特魅力的优美步态，吸引了雕刻家的注意力。并且在此后的许多个世纪之后，它依然获得这位崇拜者——考古学家的瞩目。

在浮雕的故事中，被浮雕所吸引的主人公的兴趣是叙述中的基本心里事实。这一点并不是马上就能解释清楚的。“诺伯特·汉



图1 格拉迪瓦浮雕

诺德博士，一位考古学讲师，从他的专业上看，他实际上在浮雕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值得特别注意的东西”“他自己也不能解释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是知道他被某种东西所吸引，并且，这种东西一直不变地在他身上起着作用。”但是，这件雕刻从未停止占据他的想象力，他发现它具有某些现代气息（of to-day）仿佛艺术家在大街上一瞥就能“从生活中”扑捉到它。他称这样走路的女孩的图画为“格拉迪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正在行进的女孩”。<sup>①</sup>他创造了一个关于这个女孩的故事。她毫无疑问是一位贵族家的女儿，或许是一位罗马市政官<sup>②</sup>的女儿，她父亲为色雷斯神（Ceres）服务。她正走在去神庙的路上。稍后，他发现这个女孩的娴静和沉着的本性很难与都市喧闹的生活相融合。他确信自己是在庞培古城，女孩必定被转移至此，她正走在被挖掘出来的、令人惊奇的石阶上。这使她可能在雨天光着脚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同时，还有四轮马车在旁边驶过。她像希腊人一样的形象使他震惊，他确信无疑地认为她是海伦的后裔。他逐渐地将其所学的考古学知识都应用到这上面以及其他关于谁是这一浮雕的原型的幻想上来。

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看似科学，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关于雕刻家是否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格拉迪瓦的步态，他尚未有独到的见解。他发现他自己不能模仿它，并且，在把这一步态转变成现实的时候，他被引导到“为了清除阻碍的东西，要从生活中观察他自己”上面来。然而，这又迫使他进入非常陌生的行为过程中。“迄今为止，雌性对于他来说，只是某些由大理石

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在下面将进一步解释。

② 掌管公共建筑的地方官员。

或青铜组成的东西的概念而已，别无其他。而且，他从未甚至只是偶然地注意她们在现实的表象。”对于他来说，社会义务好像总是难以避免的无聊之事。在社会上，当他遇到一位女士时，他从不多看一眼，以至于下一次再遇到她时，脑子里没有任何印象。当然，这样肯定不会给她们留下好印象。然而，现在他所从事的科学任务却迫使他在晴天、但更多的是在雨天，热切地观望大街上所有进入视野的女人和女孩的脚步——这是一种能从所观察的人身上带给他愤怒和鼓励，甚至怒视的活动。“但是，这两种反应他都未注意”。根据这种仔细观察的结果，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格拉迪瓦这样的步态。这使他充满了遗憾和苦恼。

此后不久，他做了个可怕的梦。在这个梦中，正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那一天，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古庞培之中。他目睹了古城的毁灭。“当他站在朱比特神庙旁边的讲坛边缘时，他突然发现就在他的不远之处的格拉迪瓦。直到那时他还未意识到她的出现，但现在所有一切对于他都在瞬间发生了，好像这一切是某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她是一个庞培人，她正住在自己的家乡，并且，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生活着，这一点不需要他假想就能看到。”当她镇静地继续前行时，害怕厄运即将降临在她面前使他发出警告的喊叫，她把脸转向他。但她继续毫无畏惧地前行，一直走到神庙的台阶前。她坐在那里一个台阶上，慢慢地躺在上面，同时，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白，仿佛它将要变成大理石一样。当他追赶过去时，他发现她带着平静安详的表情平躺在宽阔的台阶上，犹如睡着一般，直到火山灰雨将其身体掩埋。

当他醒来时，庞培居民求救的喧闹声仿佛还在他的耳边回荡。

搅动的海水发出低沉呜咽的声音。但是，甚至就在恢复到反思之中后，他还把这种声音当成是大城市喧闹生活之中的令人清醒的记号。在很长时间里，他仍然认为在他梦中的东西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当他最后终于从自己亲临大约两千多年前的庞培古城的毁灭的现场的想法中解脱出来后，他仍然相信这样的事实似乎是真的：即，格拉迪瓦住在庞培古城并和其他的人一起于公元 79 年时被埋葬。这个梦带来的结果就是当格拉迪瓦首次出现在他的幻想中时，他就好像失去某人一样怀念她。

他深深地沉浸在这种想法中。当他把身子探出窗外时，街对面一所敞着窗户的房子里的一只笼中金丝雀婉转的歌声吸引了他的注意。突然，一个想法掠过这个年轻人的脑海，他好像没有完全从梦中醒来，他想着他在街上看见一个人，非常像他的格拉迪瓦。他依然想着那个极有特点的走路姿态。没有经过多想，他就冲到街上去追赶她，结果只招来行人的嘲笑，因为他是穿着睡衣跑到街上的。这嘲笑使他迅速返回到屋中。当他再次回到室中，笼中的金丝雀的歌声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让他感觉好像自己和金丝雀一样被关在笼中。虽然对他来说，从笼中逃脱更为容易。仿佛受那个梦的影响。或许是受春天温和空气的影响，在春天到意大利去旅游的想法逐渐在他头脑中成型。虽然“旅游的冲动是从他难以名状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但是他立即为此提出一个科学的理由。

现在让我们暂时先停一下，暂且不去管这次没有明显理由的旅行，让我们先仔细看看我们的主人公的人格和行为方式。我们没有把关于他的任何愚蠢的观念连接到人类的感情上，这样才使我们对他产生同情，也正是因为这种同情，才使作者有权利把我们

放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依然是不可理解的  
和愚蠢的。他优美的语言和创造性的观念使我们对他产生了信任，  
以及对准备感受他的主人公仍未获得同情的临时奖赏。关于这个主  
人公，我们还知道他是继承家族传统而变成考古学家的。在他后来  
孤独和独立时，他完全被这个研究所吸引，并彻底远离了生活和生  
活的快乐。大理石和青铜对他来说是真正的活的东西。它们本身就能  
表达人类生活的目的和价值。但是，大自然带着慈善的意图，在他  
的血液中注入一种完全非科学的矫正因素——一种极其生动的想象，  
这个想象不仅能在梦中显示其自身，而且在清醒的生活中也一样能表  
现自身。想象和智力之间的分别使他注定成为一个艺术家或一个精神  
病患者。他是那些他们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中的一员。因为他  
的兴趣完全停留在代表一个以特别的方式走路的女孩的浮雕身上，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她进行幻想，给她想象一个名字和出  
身，把这个他创造的形象放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被埋葬的庞培古城  
这个背景中，并且在最后，在经历一段奇怪的焦虑梦之后，他对这个  
名字叫格拉迪瓦的女孩的存在和死亡的多种幻想演变成一种幻觉，  
这种幻觉完全主宰了他的行为。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某个人  
存在着这种想象力，对于我们来说，这好像是令人惊奇的和无法解释  
的。因为我们的主人公诺伯特·汉诺德，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们或许  
会向其作者提出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问他的想象力是否被某种不是  
武断选择的、别的什么力量所决定着。

我们在我们的主人公明显地被金丝雀所吸引、决定去意大利旅行、  
旅行的目的对他来说显然是不清楚的时候离开了他。现在我们进一步  
知道他对于他的旅行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和计划。内

心的不安和不满足感驱使他从罗马跑到那不勒斯，并且从那里继续前行。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度蜜月的情侣之中，他迫使自己注意到两对叫“埃德温氏”和“安格利那氏”<sup>①</sup>的亲热的情侣。但是，他确实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有人类的愚蠢当中，“结婚占据首位 作为最不可理解的行为 且这毫无意义的意大利蜜月旅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使这种白痴完美的举动。”在罗马，一对情侣的亲昵行为打扰了他的睡眠，他急急忙忙地逃到那不勒斯。这只是为了去发现其他的情侣。从这些爱情鸟的闲聊中收集的信息表明，这些爱情鸟大部分都不打算在庞培遗址筑巢，而是要飞往卡布里。他决定去做他们不会去做的事，去庞培古城。在庞培几天之后，他就发现“他自己的期望和打算正好相反”。

他在那里没有找到他所追寻的寄托。原来是度蜜月的情侣，现在是苍蝇使其感到烦扰，扰乱着他的思想。他认为苍蝇绝对是邪恶和无价值的化身。这两种精神的折磨融为一个统一体：某些对苍蝇使他想起度蜜月的情侣们，而且他怀疑它们使用他们的语言如“亲爱的埃德温”及“我的心肝宝贝 安格利那”来相互进行交流。最后，他认识到“他的不满情绪不只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所引起的，而且有一部分是根源于他自身的”。他感觉到“他的不满意是因为他缺少些什么，虽然他不清楚那是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穿过那个“非常通道”(Ingresso)进入庞培。在

<sup>①</sup> 在原著中是“奥古斯都”和“格雷特”。这一姓氏在下文中 频繁地出现，最好还是用这些方便的、适合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蜜月情侣的名字来替换它们。

摆脱导游之后，他盲无目的地在这个小镇上闲逛。奇怪的是，他竟记不起他曾在不久前的梦中来到这个那时正在被埋葬的小镇。接着在‘炎热和神圣’<sup>①</sup>的中午，因为古人将其看做是幽灵出现的时间，其他的游人已经飞走了，只有沐浴在阳光下荒凉而孤寂的小山似的废墟横亘在他面前。这时，他发现能将自己带回那早已被埋葬的生活中去（但是不是在科学的帮助下）。“它所教导的是无生命气息的，以考古学的方法看待事物，从它嘴中说出的是死亡的东西、哲学式的语言。无论你怎么通过精神、感觉、心灵的处理都不会对理解有任何助益。任何期望那一点的人，都必须在这炎热寂静的中午独自站在这里。这个在过去的废墟中的惟一活的创造物，看但不是用身体的眼睛，听但不是用肉体的耳朵。就在那时……死去的一切又醒来了，庞培古城复活了”。

当他用想象力以这样的方式使过去复活时，他突然看见正是他的浮雕的格拉迪瓦从一所房子中走出来。就如他在那一夜梦中所见的那样，她步履轻盈地走在由熔岩铺成的台阶上，正朝着街道的另一边走去。她在阿波罗神庙的台阶上躺了下来，仿佛要睡去。

“伴随着他的记忆，某种东西首次进入了他的意识：没有意识到在他自身之中的冲动是什么，他就来到了意大利旅行，没有在罗马或那不勒斯停留，就直接来到庞培，就是为了验证他是否能找到她的一些踪迹。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踪迹’，因为她那样特殊的步态必定会在火山灰上留下与众不同的足印。”

就这一点来说，作者曾经使我们紧张的状态，此时变成了一种困难的痛苦感觉。不仅仅是我们的主人公明显地失去了平衡，而

① “hot and holy” 参见《格拉迪瓦》第 51 页。

且，我们也失去了格拉迪瓦在我们面前的幽灵式的出现的印象。她一开始是一个大理石的形象，接着是一个想象的形象。难道她是我们主人公的幻觉物，我们的主人公是被他的幻觉领入了迷途？她是一个“真实的”幽灵呢？还是一个真正活着的人呢？并不是我们需要相信幽灵才这样说的。这位称他的故事是幻想的作者，没有机会告诉我们他是否打算把我们留在我们自己的现实世界，留在这个因平淡无聊和被科学的规律所统治而倍受谴责的世界，或者，他是否希望把我们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即想象的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精神和幽灵被赋予现实性。就如我们从《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例子中所知道的那样 我们准备毫不犹豫地跟随他到那里。如果是这样，我们将不得不用另一标准来衡量这个富有想象力的考古学家的幻觉。实际上，当我们考虑一个完全和古代雕刻相似的现实的人的存在是多么的不可能时，我们的选择就会缩减为两个，一个是幻觉产物，另一个是白日幽灵。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立刻取消了第一种可能性。一只巨大的蜥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在阳光下伸展了身躯。在格拉迪瓦脚步接近时，它急速地沿着熔岩铺成的人行道跑开了。所以，这不是幻觉的产物，而是在梦者头脑之外的某种东西。难道是幽灵的出现惊动了蜥蜴吗？

格拉迪瓦在麦里革宫（House of Meleager）前消失了。看到诺伯特·汉诺德追逐他的庞培古城已经变成了他周围的生活的幻觉，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这一变化是在出现精灵的中午发生的，假设格拉迪瓦也复活了，并再次进入了她曾经在公元 79 年 8 月厄运降临前就居住的房子。在房子主人（可能在他之后房子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人格及格拉迪瓦和他的关系上的精细的玄想迅速地

掠过他的脑海，这证明了他的科学现在完全服务于他的想象。他走进屋子，突然发现幽灵再一次出现了。这个幽灵坐在两个黄色柱子之间的一个台阶上。有某个白色的东西在她的膝盖上平铺着。他不清楚那是什么，好像是一张草纸……基于他最近的关于她的出身的理论，他以希腊语和她打招呼，接着，以激动的心情等待着，看着这个幻想中的她是否有说话的能力，但是她没有做任何回答。接着，他继续用拉丁语和她打招呼，这时，她嘴角上带着微笑，芳唇轻启，说：“如果你想和我说话，你必须使用德语。”

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啊！作者是在拿我们取笑，如其所是的那样，借助于庞培古城太阳光的反射，诱骗我们进入一个小规模的幻觉之中。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忽略了一个在可怜而残酷的中午太阳光真实地在其身上闪耀的人物身上所做的温和的判断。然而，现在，我们解决了主要的迷惑，我们知道格拉迪瓦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德国女孩——一个我们作为最不可能的结局而拒绝的结局。现在，带着一种非常优越的感觉，经过等待，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女孩和她的大理石雕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年轻的考古学家是怎样达到指向她真实人格的幻象的。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从幻觉中摆脱出来并不像我们那样快，因为就像作者告诉我们的那样，“虽然他的信念使他很快乐，但他不得不另外接受相当数量的神秘的东西。”而且，这个幻觉可能在他身上有其内在的根源，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并且也不在我们身上存在。在他的这个事例中，无疑，要使他回到现实中来，似乎必须要做“能量的治疗”(energetic treatment)。在此同时，他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使他的幻觉适合他刚才所具有的美好的体验。格拉迪瓦随着其他的一切与庞培古城的毁灭一起消失了，她

无非就是一个在中午精灵出现时间回到生活中来的精灵而已。为什么在听到她转用德语的回答之后，他说：“我怎么知道你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的”呢？不仅是我们，而且就连女孩自己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虽然在他的梦中，当她躺在神庙的台阶上睡觉，他走上前去时，他希望听到这种声音，但是汉诺德不得不承认他从未听到这样的声音。他乞求她再做一次和她从前所做的相同的事，这次她站起身，给他奇怪的一瞥之后，就在几步之外庭院的柱子之间消失了。就在她消失以前，一只漂亮的蝴蝶在她周围翩翩飞舞了一会儿。他把这解释为是来自冥府的消息，它提醒这个死去的女孩注意，她必须返回去了，因为精灵出现的中午已经结束了。在女孩消失以前，汉诺德还有时间来问她：“明天中午的这个时间，你还会回到这来吗？”然而，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冒险敢做更严肃的解释的人来说，这看上去好像是女孩似乎意识到在汉诺德的回答中有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因为她对于他的梦是一无所知的，她带着被侮辱的感觉离开了他。难道她没有觉察到他的请求——存在他眼中的、和他的梦有关的动机的情欲性质吗？

在格拉迪瓦消失之后，我们的主人公仔细观察所有去黛墨德饭店吃中午饭的客人，接着又到索萨饭店去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他才能确信在他所知道的庞培的饭店中，没有一个长相与格拉迪瓦哪怕是有一点点相似的人。当然，他会把正好是在这两个饭店的一个中遇到格拉迪瓦作为一个无意义的念头而拒绝的。现在，由维苏威炎热的土壤上生产出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帮助他加强了他在其中度过一天的感觉的眩晕。

对于第二天来说，只有一件事是确定不移的。汉诺德必须再一次在中午时分守候在麦里革宫那里，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他是通过一个非常规的路线进入庞培的——穿过古城的墙进来的。一枝水仙花，带着喇叭状的白色花就像地府的常春花一样，花瓣悬空而挂，等待着他折下带走。但就在他等待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整个考古学好像是世界上最无意义且是最不同凡响的事情。因为他的精神被另一种兴趣占据了。这个兴趣是“就像格拉迪瓦一样，即使只在中午时分活着，而且能立刻死掉一样的存在（a being）的精灵，她的肉体显现的本性是什么呢？”他也害怕他在那一天不能见到她，因为，或许她只能被容许在间隔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返回一次。当他在两个柱子之间再一次感觉到她的存在时，他认为她的显现只是他的想象力跟他开的玩笑而已。因此，他痛苦地叫到：“哎！要是你还存在并活着该多好啊！”然而，这一次，显然是他太过于认真了，因为，显现的精灵有了声音，询问他是否正要给她摘那朵白色的花，并再一次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别管谈的是什麼。

对于他的读者，对于那些已经把格拉迪瓦作为一个活人而产生兴趣的读者，作者把她在前天所给予他的不满和反抗的目光解释成为寻找兴趣和好奇心而表现出来的结果。所以，她现在的确继续询问他，要求他对他自己前一天的谈话做出解释，并询问在她躺下睡觉时，他是什么时候站在她身边的。通过这种方式，她知道了他的梦。在那个梦里，她是在沿着她的家乡、接着是大理石浮雕和那样吸引考古学家的步态这条路线而消失的。而现在，她示意要展示一下她的步态。这就证明了与最初的关于格拉迪瓦的惟一之处的不同描绘是她的凉鞋被一双质地很好的浅茶色的皮鞋所代替——她把这解释为符合今天的特色所做的调整。她明显是进入了他的幻觉，其整个目的是没有任何矛盾地使他吐露真

情。只有一次，在他伴随着在浮雕上的思想，他宣称他第一眼看见她就认出她的时候，她好像是从她所从事的事情中分心出来，这是被她自己的情绪所打扰的缘故。因为在他们谈话的这一阶段，她还不知道关于浮雕的任何事情，误解汉诺德的话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她很快就使自己恢复常态，而这一点——她的谈话只有对于我们来说听起来才好像是他们有双重感觉，好像是在幻觉情景中的它们的意义之外，它们还意味着目前的和真实的某些东西——例如，当她惋惜他没有能成功地在大街上的实验中证实格拉迪瓦的步态的存在时：“多么遗憾！或许你不是非得在此做长途旅行了？”她也知道她给她的浮雕取名字叫“格拉迪瓦”。接下来，就告诉她的真名字叫“若漪”（Zoe）。“这个名字配你真是绝了，但我听起来好像是对我的尖锐嘲讽，因为若漪（Zoe）意味着生命。”她回答到：“人必须服从于必然的东西，我已经习惯于处在长期的死亡状态（being dead）了。”答应明天在中午时分再次出现在同一地点后，她再一次请求他摘一束水仙花给她，然后她就向他道别了：“对于那些幸运的人，在春天里送给他们玫瑰，但对于我，你送一枝忧伤的花也是合适的。”毫无疑问，忧伤适合那些如此长久死去且只有几个小时再一次回到生活中来的人。

现在，我们才开始理解，并且开始感到有一线希望。那个以格拉迪瓦再一次回到生活的形式出现的女孩，完全接受了汉诺德的幻觉，她这样做的可能是为了能使他从幻觉中解放出来。这里没有可以解释这样做的其他途径，与此相矛盾的方法将会结束任何这样的可能性。即使对这类疾病实际病例的严肃认真的治疗，要想继续进行也只能通过占有和幻觉结构一样的基础，接着尽

能全面地观察它，否则别无他法。如果若漪正好是适合这一工作的恰当人选，那么无疑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怎样去治疗像我们主人公一样的幻觉了。我们也应该很高兴地知道这样的幻觉是怎样产生的了。这将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但不是没有例子或平行的东西——它被详细的分析之后，如果这个幻觉的治疗符合它的观察结果，那么就会精确地对它的根源进行解释。当然，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怀疑我们的病例就会像一个“老生常谈”的爱情故事一样结束。但是，爱情对幻觉的治疗力量是不能被轻视的——难道我们的主人公对他的格拉迪瓦雕像的迷狂不就是与逝去的和无生命的东西恋爱的例子吗？

在格拉迪瓦消失以后，像飞过这个毁灭的城市上空的一只小鸟的笑声一样，只有一个遥远的声音。现在只有这个年轻人自己，他捡起格拉迪瓦遗留下的一件白色物品，这不是一张草纸，而是一个用铅笔画着各种不同庞培景色的素描本。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假设没有某种秘密的原因或隐藏的动机的话，没有人会遗忘任何东西的。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她把素描本落在那里看做是她要返回的信号。

这一天的回忆给汉诺德带来各式各样奇怪的发现和证据。他没法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他发现在今天格拉迪瓦消失的门廊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小的窄缝，然而它的宽度足以能让一个很纤细的人钻过去。他认为若漪——格拉迪瓦（Zoe Gradya）不需要在此沉入地下——一个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没有理由且他感觉再一次相信它会使他感到羞愧的观念。她可能利用这个窄缝作为她回到她坟墓的通道。一个淡淡的阴影好像慢慢地溶化在墓园街的尽头，这个墓园街就是以黛墨德的名字而闻名的那个别墅前面的那条